

困局与破局：一名大学“学困生”的思政教育困境与实践探索——以四川民族学院数理与统计学院为例

谢运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DOI: 10.61369/RTED.2026040046

摘 要： 本文聚焦于一名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该生因内驱力严重不足，导致学业陷入极度困境。文章以辅导员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对该生进行思政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四大核心困境，一是学生自身“空心病”与“习得性无助”，二是家庭教育功能的缺位与错位，三是传统管理手段的失灵与反噬，四是现有支持体系的碎片化与滞后性。基于以上情况，本文提出了一套系统性和个性化的干预策略，并对实践效果进行了反思，旨在为高校辅导员应对同类特殊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关 键 词： 内驱力不足；学困生；思政教育；辅导员工作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lemma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an Underachieving College Student—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 of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Statistics, Sichuan Minzu College

Xie Yun

Sichuan Minzu College,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college student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whose academic performance has fallen into extreme difficulties due to severe lack of internal mo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unselor, the paper deeply analyzes four core dilemma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this student: first, the student's own "empty heart syndrome"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 second, the absence and failure of family education functions; third, the failure and backlash of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ethods; fourth, the fragmentation and lag of the existing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the above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systematic and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reflects on the practical effects,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college counselors to deal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imilar special students.

Keywords： lack of internal motivation; underachiev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nselor work

引言

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立德树人。然而，在高校规模化发展的背景下，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日益凸显，部分学生因内驱力不足、学习适应性差等问题陷入学业困境，成为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中的一大挑战。本文所探讨的案例，正是一名典型的“大学学困生”，其学业表现、行为特征与心理状态，集中反映了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面临的复杂局面。作为四川民族学院数理与统计学院的专职辅导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对该生进行了持续、深入的干预与引导，期间既有短期成效，更有长期困境。本文旨在复盘此案例，剖析困境根源，探索应对之策，以期引发同行对新时代辅导员工作的进一步思考。

一、案例呈现

（一）基本情况

学生 A，男，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三学生。自入学起，

便缺乏主动求知的意愿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课余生活除电脑游戏外别无寄托，常以病假为由逃避上课。学业状况岌岌可危：在校两年，13门核心专业课程仅通过2门，毕业必备的公选学分尚为空白，创新创业学分仅0.5分，专业必修学分不足同龄学生

作者简介：谢运（1985-），四川民族学院数理与统计学院专职辅导员，联系地址：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姑咱镇文化路4号，电子邮箱：304933724@qq.com

的半数，累计总学分未达普通同学的六成，已徘徊在退学预警的边缘。

（二）核心问题表现

1. 学业上的习得性无助

该生长期不按时主动上交作业，课堂出勤率不高，即便到场也多蜷缩于教室后排沦为“低头族”。在与辅导员的深度沟通中，他坦言对《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专业核心课程“闻之茫然、学之无措”，滋生强烈的畏难情绪，遇挫即弃，陷入“愈差愈疏、愈疏愈差”的恶性循环。

2. 行为上的失信与惰性

该生屡次向辅导员与家长作出“一定好好学习，期末通过课程考核”的承诺，却往往流于“三分钟热度”，鲜有兑现。他沉溺于宿舍的舒适区，缺乏突破自我的勇气与动力，作息规律也因沉迷游戏而紊乱无序。

3. 心理上的迷茫与依赖

该生既不愿脱离校园庇护，对家庭也缺乏归属感。他享受校园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却不愿承担学生的基本学业责任。当辅导员采取强制性管理措施（如督促起床上课、督导至办公室完成作业）时，他能短期顺从，但一旦监督松弛，便迅速故态复萌，缺乏自我约束的恒心与毅力。

（三）多方介入情况

1. 辅导员层面

辅导员已对其开展十余次深度约谈，尝试从正反激励、刚柔并济、学业规划、心理疏导、生活指引等多元维度切入。曾采取中学式高强度管控，短期内确有成效，课堂出勤率与作业完成率显著提升，但效果难以持久，外部约束一旦撤离，学生便即刻回归旧态。

2. 家庭层面

家长对该生的现状深感失望与无力，甚至萌生“不愿其继续留校求学”的念头。家庭沟通模式僵化固化，多以指责施压为主，未能构建有效的支持引导机制。

二、困局之辅导员思政教育的四大困境

面对学生 A 的困境，辅导员的思政教育工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其根源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学生、家庭、学校及社会多方面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

（一）学生自身“空心病”与“习得性无助”

这是最为核心的症结所在。学生 A 的问题表象是“厌学弃学”，深层根源则是“空心病”与“习得性无助”的交织缠绕。“空心病”是意义缺失的精神困境。“空心病”由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凯文提出，特指部分学生因缺乏支撑人生意义感与价值感的精神内核，而陷入内心空虚、迷茫无措的状态^[1]。学生 A 便是典型例证，他选择数学专业并非源于热爱或志向，而是被动接受家长建议和分数调剂的结果。步入大学后，宽松的环境使其丧失了中学阶段唯一的目标——备战高考。当学术秉持“学与不学无所谓”的心态时，任何勤学上进的道理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

“习得性无助”是难以挣脱的失败循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学习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与逻辑性，学生 A 在大一便因基础薄弱、方法不当，在《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课程中遭遇挫败，直至大三上学期，这两门核心课程仍未取得合格学分。这种失败体验若未能及时干预，便会不断累积沉淀。当他发现无论自身如何努力（或自认为的努力）都无法取得理想成绩时，便会形成“无论付出多少，结果终将失败”的认知定式。这种“习得性无助”一旦形成，便会彻底摧毁内在学习动机^[2]。

（二）家庭教育功能的缺位与错位

家长在多次沟通中流露的“不愿其继续留校求学”的想法，折射出家庭教育功能的彻底缺位。这不仅是失望情绪的宣泄，更是情感层面的放弃。从学生 A 对外部监督的短期顺从不难推断，其家庭教育大概率属于高压控制型。家长习惯于以命令、指责、施压的方式实施管理，缺乏平等沟通、鼓励引导与情感支持。这种教育方式在中学阶段能因升学压力而短期奏效，但进入大学后，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与更强的自主意识，便彻底失灵并引发反弹^[3]。

（三）学校管理传统手段的失灵与反噬

辅导员作为学校管理的一线执行者，传统管理手段在面对学生 A 时，不仅失灵，甚至产生反噬效应。“督促起床上课、督导至办公室写作业”等举措，本质上是将中学阶段的保姆式、监督式管理模式移植至大学。这种方式违背了大学教育“培育自主学习能力与独立人格”的核心目标^[4]。过度的外部干预，可能进一步削弱学生的自主意识与责任担当。当学生将学业上的些许进步都归功于辅导员的逼迫，而非自身的主动努力时，其内生动力非但未能增强，反而会愈发依赖外部监督。一旦外部监督撤离，便会因动力源缺失而迅速倒退。这种反噬使辅导员陷入管则有效、不管则无效的两难境地，形成恶性循环。

（四）支持体系碎片化与滞后性

高校现有的学生支持体系，在应对学生 A 这类复杂个案时，暴露出碎片化与滞后性的突出问题。学校学生工作通常由辅导员、专业教师、心理健康中心、教务处、学院领导等多方参与，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力量往往各自为战。各方信息不共享、行动不同步，形成各管一摊的局面，难以凝聚合力^[5]。对学生 A 的干预，始于其学业病入膏肓的大三阶段。这种事后补救而非事前预防的模式，是当前学生工作的普遍困境。

三、破局之路从“困境”到“对策”的系统性探索

面对上述四大困境，辅导员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思维定式，构建一套系统性、个性化的干预策略。辅导员在实践中，尝试从以下四个维度实现破局。

（一）心理赋能——从他律走向自律的内核重构

摒弃以往谈话中“为何又不交作业”“为什么旷课、沉迷游戏”等指责性提问，转而采用资源导向视角，挖掘学生自身的闪光点^[6]。例如，辅导员发现他虽沉迷游戏，但对游戏背后的逻辑架构、算法设计抱有一定兴趣。谈话时，不再一味禁止游戏，而

是引导其思考：“你认为这款游戏的匹配机制基于何种数学模型？”“若由你设计游戏经济系统，会运用哪些概率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兴趣点与数学专业知识建立微弱联结，让他窥见数学在兴趣领域的应用价值，进而萌生一丝学习的意义感。针对“习得性无助”，必须打破“我做不到，不如放弃”的负面循环。辅导员与他共同制定了极具可行性、几乎无失败可能的微小目标。例如：“本周不要求你听懂《抽象代数》，仅需做到课前5分钟抵达教室，并在第一节课前20分钟内，尝试理解老师讲解的首个核心概念。”当他达成目标后，辅导员即刻给予具体而真诚的肯定：“你看，你不仅提前到课，还主动尝试理解知识，这是巨大的进步，远比上周出色！”这种微成就的持续积累，能帮助他重新建立我能行的自信心，逐步瓦解“习得性无助”的心理壁垒^[7]。

（二）家校协同——从对立走向同盟的支持重构

辅导员主动承担起双方沟通的桥梁角色，与家长沟通时，不再单纯告状，而是深入剖析学生问题的心理根源，引导家长理解“空心病”与“习得性无助”的内涵，转变家长沟通方式，从“你必须怎样”转变为“我们一同探寻办法”。同时建议家长在经济上设置与“小目标”挂钩的奖励机制，如“若能坚持一周按时参加上午课程，周末便额外给予200元生活费，用于购置心仪的游戏道具”。这种“正向激励”远比“考不好就断生活费”的“负向惩罚”更具成效^[8]。

（三）学业支持——从强制走向引导的路径重构

辅导员牵头，与该生挂科最为集中的《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两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专业人办专业事的模式，远比辅导员盲目指导更为高效；辅导员再邀请两名学习态度端正、乐于助人的同专业高年级学生担任其朋辈导师。帮助学生A打破宿舍孤状态，融入积极向上的小圈子。

（四）制度保障——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的体系重构

辅导员向学院提议，将现有学业预警制度从简单通知升级为深度干预的启动信号。一旦学生出现两门及以上课程挂科，系统自动触发干预流程：辅导员第一时间介入谈心，探寻根源；联动专业教师评估学业水平；协调心理健康中心开展预防性心理测评；学院层面组建由辅导员、专业教师、学业导师、家长构成的五方会谈机制，共同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

建议学院将第二课堂活动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如举办“数学嘉年华”“趣味数学讲座”“生活中的数学应用实践”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感受数学的魅力与应用价值，为像学生A这样的“空心病”群体提供寻找意义的土壤^[9]。

四、实践效果与反思

实践成果

1. 学业上，补考成功通过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概率论》，提升了专业课程学习兴趣。
2. 行为上，主动学习时长增加，课堂出勤率稳定在90%以上，作业提交率明显提高。虽仍会偶尔玩游戏，但已能实现适度

自控。

3. 心理上，信任辅导员，开始主动思考毕业后的职业方向，虽目标尚不清晰明确，但主动思考本身便是重要进步。

然而，实践过程也引发出深刻反思

1. 思政教育是一场持久战。内生动力的重建是一个缓慢且反复的过程，辅导员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与毅力，做好长期攻坚的准备。
2. 辅导员角色需精准重塑。辅导员不应仅仅是管理者与监督者，更应成为学生成长的陪伴者、赋能者与资源链接。核心任务并非替学生学，而是点燃学生学习的内在火焰。
3. 制度性支持是根本保障。个案的成功干预，离不开系统性制度支撑。若无学院领导支持、专业教师配合、朋辈资源投入，辅导员个人力量终究有限。因此，推动学校建立更完善、更具人性化的学生支持体系，才是破解此类问题的根本之道。

五、结论

面对学生A这类学困生，辅导员的思政教育工作陷入了深刻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学生内心意义感的缺失、家庭教育功能的失调、传统管理手段的失灵以及支持体系的碎片化。要实现破局，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击，构建价值重构、协同育人的综合体系。

要求辅导员向内深耕，走进学生内心，以微成就积累与兴趣联结为出发点，修复其破碎的自我效能感；向外联动，重构家校同盟，将家庭从阻力转化为助力；向上衔接，整合专业教师与朋辈资源，提供精准学业支持；向前延伸，建立系统化预警与干预机制，实现从被动事后补救到主动事前预防的转变。

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对于学生A这类特殊个体，或许无法期许他成为数学领域的精英，但我们的努力，旨在让他走出校园时，能够成为有目标、有担当、能自食其力的合格公民，这正是高校辅导员在困境中坚守的最大价值与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徐凯文. 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J]. 心理与健康, 2016(1): 12-14.
- [2] (美) 马丁·塞利格曼. 活出最乐观的自己[M]. 洪兰, 译. 北京: 万卷出版公司, 2010.
- [3] 赵刚. 父母的“高压控制”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及对策[J]. 中国校外教育, 2019(23): 15-16.
- [4] 林崇德. 品德发展心理学[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 [5] 李宝国, 王占仁. 高校学生工作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与实践[J]. 思想教育研究, 2017(1): 112-115.
- [6] (美) 史蒂夫·德·沙泽尔. 焦点解决短程治疗: 100个关键点与技巧[M]. 黄汉腾,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 [7] (美) 卡罗尔·德韦克. 终身成长: 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M]. 楚祎楠,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
- [8] (美) 简·尼尔森. 正面管教[M]. 玉冰, 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9.
- [9] 教育部.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Z]. 2018.